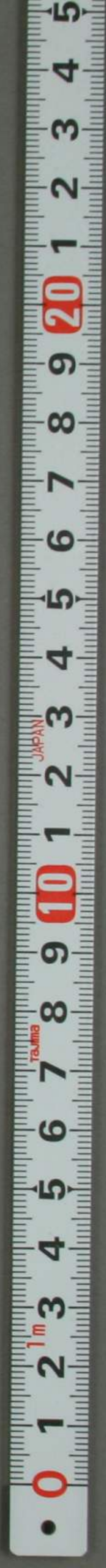


乙263,16
5
3.12

特別
^21
2772
10



門 21
號 2772
卷 10

飛龍傳

第三十五回

宋太祖十魚繼子

韓素梅守志逢夫

詞曰

散慮逍遙具饌餐飯適口充腸
怠慢飽飫烹宰不如前遊鯤
獨運誰能辦。○路俠槐鄉逐物
意移猶子比見非濫。慮上習聽
已情深因愛他守貞志滿。

右調鵲橋仙。

話說趙匡胤因避暑乘涼遇了王佛子贈瓜解渴教

飛龍傳

第三十五回

昭和十年
二月十三日

他投軍博些事業。一時鼓動了功名之心。感觸了尋兄之念。便回至廟中。與鄭恩商議定當收拾了行李包裹。把鎮上父老請來辭別。那些父老一齊問道。二位賢士。呼喚小老們到來。有何分付。匡胤道。在下弟兄二人。要往百鈴關訪一朋友。往返有數日之隔。因此相邀眾位到來。暫爲告別。父老道。既二位有此正事。我等豈敢屈留。但訪着了合友。卽望回來。幸勿阻滯。鄭恩道。你們放心。包在樂子身上。一全就來。倘二哥不來。樂子必竟來的好。領你們的厚情。說罷。把包裹行李。一齊梢在馬上。提了酸棗棍。把馬捧出了廟。

門讓匡胤坐了。匡胤拱手辭別。提刀策馬而去。鄭恩步行也別了眾人。兩個離了平陽鎮。緩緩行程。怎當那火塊般的大日照臨。下土熱氣蒸人。兩個行行止止。不覺到了百鈴關。只見城樓高聳。垣桶巍峩。兩個走進了城。此時國異人殊。城門上也不來盤詰。因此放胆前行。見那街市誼譁。店鋪接續。人烟集湊。風景繁華。果然不亞於東京。好個鬧熱去處。當時尋覓了店房。匡胤下了馬。店小二捧往槽頭。弟兄二人揀了一間潔淨房屋住下。小二端了面水進來。各自洗了面。又將午飯吃了。鄭恩道。二哥我們閉着沒有事情。

何不到街上去頑頑兒。也是爽快。匡胤道：使得使得。帶上銀包，叫店小二鎖上房門，離了飯店，到街市上閑走了一回。見那路傍有座酒樓，匡胤道：三弟，天氣憑般炎熱，行走不得。我們且到這樓上沽飲。三弟，何如？鄭恩道：妙極妙極。兩個一齊進店，揀了一座有風透的樓上對面坐下。酒保上前問道：二位爺用什麼酒菜？鄭恩道：你只把好酒好菜拿上來。我們吃。酒保聽說，走將下來，提了兩壺酒，切了兩盤子牛肉，送上樓來擺在桌上。鄭恩把眼一看，祇有一樣的兩盤子牛肉，頓然發怒，把桌子一指，罵聲駭入的樂子，叫

你拿好酒好菜上來。怎麼只把這醜賸的牛肉與我們吃？酒保滿面堆笑，說道：爺們不要動惱。此刻已是平西時候，小店雖有幾味好菜，早上都賣完了。只有這煮牛肉，權且下酒，要用好菜，爺們明日早些來。小人自然效勞。管待二位爺，吃得歡喜。匡胤聽那酒保言語溫柔，小心應答，叫聲三弟，你且吃盃空酒，待愚兄往街上買些下酒之物，與你歡飲。鄭恩聽說，拏起壺來，自酌自飲。匡胤下樓，來到街上，走無多路，只見一個童兒，拿着一尾活魚，立在當街口內，說道：過往的客官，倘有興兒，可來十我的魚，只要贏了去吃。匡

亂聽說。心中不解。止步觀看。那童兒只見。

天庭高聳眉清秀。

地角方圓骨有神。

懸膽鼻梁多周正。

隨環耳畔定方稜。

唇紅齒白人伶俐。

氣足形端後必成。

雖說布衣能潔淨。

口中只叫賭輸贏。

匡胤叫聲童兒。我正要買尾鮮魚下酒。你何不賣與我。多付你幾個錢。強如在這裏叫輸叫贏。說厚說薄。再隔一回。這魚要臭了。童兒聽說。把匡胤上下看了一看。笑容答道。爺們想不是這裏人。所以不曉得此處風俗。我這魚不是賣的。乃是顛那八叉八快。賭輸

贏的利物。我在這裏叫說的。便是十魚的博字。不是厚薄的薄字。客官若要鮮魚。請往別處照顧罷。匡胤聽了這席言語。心中暗想。好一個伶俐的童兒。看他年紀雖小。說話倒也乖巧。齒牙干淨。又通文理。後來必有福氣。遂叫聲童兒。怎麼叫做八叉八快。你可說與我聽。童兒道。客官。我這手裏八個銅錢。一字一河。疊將起來。往地一丟。或成八個字。或成八個河。總然謂之八快。客官。顛得這八快。就是贏了。一文錢不費。拿了魚去。只當白吃。若丟下去七個字。一個河。或七個河。夾着一個字。總之算爲八叉。客官。便要給我五

刑前全傳
文錢十下不成。給我五十文錢。就算客官輸了。這尾鮮魚還是我的。故此叫做八叉八快。博個輸贏。匡胤聽了。微微笑道。童兒。既是如此。我與你十了這尾魚罷。那童兒道。客官。你既要十我。這尾魚。只是先把輸贏講過。見見寶鈔。然後好十。匡胤暗想。這小兒果然老倒。便往身邊。摸出銀包。打開與童兒看道。你見輸贏麼。童兒見了銀子。說道。客官。倒也正氣。便將八個銅錢。一字一河。疊將起來。遞與匡胤。匡胤接了。便往地下一顛。只見七個錢先成了。七個河。只有一個尙在地下。亂滾。滾了一回。影影的露出字來。匡胤慌忙

喝道。河河河。真命天子非同小可。纔說得河。那暗地裏。護駕神祇。聽這旨意。便向那錢上。吹了一口氣。真也作怪。明明見是個字了。忽地叮的一聲。顛了轉來。却又是河。兩傍看的人。一齊拍手大笑。匡胤也是歡喜。把銀包揣好。腰間提起鮮魚。就要行走。那童兒急了。一把手扯住了衣衿。再也不放。匡胤回轉頭來。對着童兒。哈哈大笑道。你這頑皮。既賭輸贏。扯我做甚。想是你輸不得麼。也罷。你既捨不得這尾魚。就在當街上。磕下個頭。叫我一聲父親。我便重重的償還資本。那童兒也便笑道。客官莫要哄我。我想我們既在當

街上十魚受得贏難道受不得輸莫說一尾就輸了十尾也不肯輕易磕人的頭况爲八只有一个父親若是叫了別人爲父豈不被人笑話客官你也休小覷於我我扯住你非爲別事只爲方纔那個錢丟在地下明明是个字怎麼你叫了一聲河這錢就顛了轉來所以倒要請教是甚麼的法兒匡胤聽了暗笑我知道什麼法兒待我且要他一要說道我這法兒其名喚做唱錢神法乃是夢中神人傳授靈驗非常憑你給我一千銀子也不肯輕易傳人那童兒聽罷把手鬆了匡胤提了鮮魚步到店來那童兒却暗暗

的隨後跟來匡胤走上了樓鄭恩便問道二哥這尾鮮魚憑的活跳不知費了幾分銀子買的匡胤道是贏來的鄭恩道怪道二哥去了這一會原來在那裏耍錢快活匡胤便將十魚的原故說了一遍鄭恩大喜道二哥真是有興纔進百餘關就贏了整尾的魚來必定有個好處叫酒保快拿去烹了來與樂子下酒鄭恩正叫酒保只見那童兒走上樓來見了匡胤雙膝跪下磕了一個頭叫一聲父親孩兒特地前來陪禮匡胤看了只是笑个不住開言說道你這不識羞的頑皮你方纔既說不肯與人磕頭不叫別人爲

飛龍全傳
父怎麼這會兒又來認父磕頭。却不慚愧麼。那童兒
陪笑答道。客官有所不知。方纔在當街若是磕頭。叫
你豈不羞殺。日後怎好做人。再在街上做這十魚道
路。如今在這酒樓上磕頭。叫父。只有這位黑爺看見
再無別人。因有一个下情相告。我只有一个母親。沒
有父親。本是大名人氏。因前年逢了饑荒。母子兩個
難以過活。爲此到這百鈴關來投奔親戚。不料撲了
个空。又無盤費回家。只得流落在此。沒有度日。弄這
法鬼用五六分銀子。買這一尾鮮魚。拿到街市上。每
日叫人來。十了五分。我就勾本。若有了十。爲就是

利息了。這不過是个哄人法兒。拿回家去。養膳母親。
誰知今日遇了客官。一斗就成連本帶利多。叫
我母親怎好度日。因此跟到此間。磕頭叫父。望親
把這尾魚捨了。孩兒罷。還要求這唱錢神法。傳與孩
兒。日後長大成人。定當報答。匡亂未及回言。只見鄭
恩在傍聽了這些言語。只把雌雄眼笑。得沒縫說道。
二哥。這個娃娃好乖。嘴兒的。說了這樣可憐的話兒。
把這尾鮮魚與了他罷。匡亂道。童兒你今年幾歲了。
叫甚名字。那童兒道。我叫祿哥。今年長成十歲了。鄭
恩道。樂子不信。這十歲的娃娃。這樣賊乖。二哥你何

不收了。他做個乾兒子，也是好的。匡胤聽言，也是歡喜。便道：「祿哥，我欲繼你爲子，你可肯麼？」祿哥道：「父親果肯垂恩，便是孩兒的大幸了。焉有不肯之理？」說罷，重新對了匡胤，恭恭敬敬拜了四拜，立起身來，又向鄭恩作了四揖。鄭恩把嘴一撇，道：「你看這驅毬入的賊乖的娃娃，見父親就是磕頭望了樂子，只是唱喏。」祿哥復又作了一揖，說道：「三叔，恕姪兒無禮之罪。匡胤見了心中大悅，叫道：「三弟，這是好漢之兒，不輕下禮。你莫要怪他，遂向身邊取了一錠銀子，說道：「祿兒，這魚留在這裏，要與你三叔配來下酒。這一錠銀子。」

你拿回家去做本養母，你去罷。」祿哥接了銀子，又說道：「父親還有那喝錢神法，一定要傳與孩兒，好待孩兒回家，見了母親，表揚大德。」匡胤想道：「這就難了，我不過一時戲言，有甚神法也罷，且將他哄過了，打發他去。」說道：「祿兒，這神法不用傳授，你只把這八個錢來，我與你做法。」祿哥將錢遞與匡胤，匡胤故意譎說了幾句法語，將錢吹上了一口氣，說道：「你將此錢拿去，有人與你卜魚，喝聲要字就字，要河就河，再不輸與別人。若遇沒錢用度，可問王家店來尋我，便了。你去罷。」祿哥拿了銀錢，遂卽拜別下樓，千歡萬喜的回。

家去了。那鄭恩哈哈大笑道：「二哥雖然你給他一錠銀子，却已得了鮮魚叉，認了兒子，真是喜事。快叫酒保把這魚去煮來，藥子多敬你幾盃喜酒。那酒保登時把魚烹庖好了，送上樓來。弟兄兩個，開懷暢飲。直到黃昏時候，算還酒錢，同歸飯店，收拾安寢。正是：

喜將沽酒飲

笑待玉人來。

不說匡胤二人回店，且說祿哥回至家中，見了母親，滿面堆笑，把銀子放在桌上。其母見了，便問道：「我兒，你今日好個采頭，贏得這整錠銀子回來。」祿哥道：「敢告母親得知，這銀子並不是卜魚贏來的，乃是孩兒

的乾爹所贈。叫兒做本營生，養膳母親的。」其母聽了，說道：「你這畜生，小廝家偏會說謊。那裏有甚乾爹贈你銀子？」祿哥便把卜魚始末告訴一遍。其母就問這人如此仗義疎財，你可知道他的名姓麼？祿哥道：「他的名姓，孩兒倒不曾問得。只聽他口氣好像東京人氏。他的相貌是一個紅臉大漢，其母聽了，低頭不語，暗自沉吟，不覺感動了萬千心事。數載相思，看官知道甚麼緣故。原來祿哥的母親，不是別人，却是趙匡胤亂的得意玉人，知心表子，韓素梅也。自從在大名相處，匡胤分別之後，他就悅老誓操冰雪居，心寧受鵝

兒打罵抵死不肯從人。後來老鴇死了。又遇饑荒。把他的姐姐所生兒子。過繼爲子。取名祿哥。這孩子勝似親生。十分孝順。那素梅有個姑娘。嫁在這百鈴關。一個千戶爲室。所以娘兒兩個。乘大名饑荒。投奔百鈴關來。誰知姑夫姑娘。俱已棄世。因而母子無依。進退兩難。只得生出這個法兒。叫祿哥到街上。十魚度日。今日又聽了祿哥之言。怎的不觸動前情。沉吟暗想。只有當年趙公子。是紅臉大漢。住在東京。他在大名與我相遇。恩情最重。後來軍滿回家。又聽得惹了大禍。逃出城外。我幾遍打聽他消息。不見着落。今日

祿哥所認的乾爹。莫非就是他。我何不明日邀他到來。便見是否。想定主意。叫聲祿哥。你明日早起。把你乾爹請來。我有說話。祿哥道。母親孩兒不去。素梅道。你因甚不去。祿哥道。母親你是個女人。那乾爹是個男子。現是家中。沒有男人。非親非故。把他請來相見。不便。倘被外人談論。背地罵着孩兒。這便怎處。素梅大唱一聲。嗟畜生。怎敢胡言。你小孩子家。省得甚麼道理。人生面不熟。就給你一錠銀子。知他是好意。還是歹意。請他到來。待我當面問他。一個明白。用這銀子。纔好放心。倘然胡亂用了他。或者到來取討。你把

甚麼還他。祿哥道：「哦，原來是這箇原故。這却不妨待孩兒明日去請他，便了。」說罷，拿了錢鈔筐籃，往街上買了些東西回來。母子兩個安備晚膳用了，收拾安寢。一宵晚景不題。到了次日清晨，祿哥起來梳洗已畢，出了門，便往王家店來，走往裏面，逐房瞧看。至一間大房中，纔見他二人正在房裏閒坐吃茶。祿哥笑嘻嘻的走將進去，作了揖。鄭恩叫道：「樂子的姪兒，姓我問你大清早到來做甚麼？」祿哥道：「沒有別事，奉母親之命，叫我到來請父親去，有話面講。」鄭恩哈哈笑道：「樂子的姪兒，這箇光景，樂子猜着了。」祿哥道：「三

叔，你老人家猜着什麼？」鄭恩道：「樂子猜着你娘見你認了乾兒子，他心裏也要認個乾丈夫哩。」祿哥道：「三叔，大清早起，不要取笑，請父親去，自有正事。」匡胤道：「祿哥，我昨日認你爲兒，不過一時情興，取個異路相照而已。若與汝母從未會面，況你說過自己父親不在家中，我若去時，便是男女授受不親，斷然難以相見。」祿哥道：「這話孩兒也曾說過。母親說男女不便相見，果是正理。如今只好用權，孩兒來請，非爲別事。只因昨日父親給我的銀子，拿回家去，母親見了，有些疑心，孩兒從直告訴，總然不信，故此來請父親到家。」

當面問个明白。然後好用。鄭恩聽言。不住口的讚道。好好好。一个好女子。雖然未曾會面。必要問个明白。樂子歡喜着他。二哥你便去走走。何妨。匡胤道。既如此。三弟可同我一。行。鄭恩道。當得樂子。一定奉陪。說罷。二人各穿了袍服。拿了紈扇。一齊出來。鎖上房門。分付店小二。喂馬飲水。祿哥當先引路。弟兄兩個。隨後而行。轉灣抹角。不多時。到了門前。祿哥立住了脚。叫聲父親三叔。草舍柴門。裏面淺窄。待兒進去。稟知了母親。然後來請相見。匡胤點頭稱善。祿哥推門進去。見了素梅。說道。父親請到了。現在門外。素梅道。快請

進來相見。祿哥把弟兄二人請到裏面。匡胤舉目觀。看。雖然三間草房。到收拾的潔淨。二人到了草堂。便立住了脚。那素梅在裏面隔着簾兒。往外細看。不是別人。正是在大名府打走韓通。關心切意之人。不覺心頭酸楚。珠淚頻拋。顧不得鄭恩在傍。邁動金蓮步。出堂來。叫聲趙公子。你這幾年在。外。想殺奴也。今日甚風到此。得能重會。匡胤聽了。不知是那裏來的冤愆。吃了一驚。往後倒退幾步。斜眼往內一。梭。却原來是心上之人。也顧不得鄭恩在傍。走上前挽住了素梅之手。兩下叙過了別後事情。悲喜交集。見了禮訖。

那鄭恩在傍見了這等光景。不知就裏。呆呆的立了
一回。就把匡胤一扯。叫道。二哥。立遠些。方纔你未來
的時節。說話何等正經。道是什麼男女授受不親。不
好相見。及至到了這裏。看他有些齊整。你便不肯老
成。拉拉扯扯。講起情話來了。從今以後。你若再和樂
子假撇清。樂子便不信你的心。嗚。你就住在這裏。做
個乾丈夫。快活過了日子。罷。樂子去了。說罷。怒氣冲
冲。拔步便走。有分叫。竹籬茅舍。聊存數日之纏繆。鼻
比虎符。難免三翻之羞辱。正是。

未識因緣須有怨。

一經剖析自無憂。

畢竟鄭恩去否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節節點出伏天光景。處處還他熱態形容。此史
傳之要訣也。

未打韓通。先遇卜魚。蓋有卜魚。便可打韓通。有
卜魚。便可因韓通之子攘魚。而移其禍於父。致
打韓通也。無數舖排。許多搬演。總為三打韓通。
作一引子也。

當街不肯磕頭。酒樓便肯磕頭矣。當街不肯叫
父。酒樓便肯叫父矣。一則人衆。難以包羞。一則
無人。可以授技。祿哥明明言之矣。獨是當街則

不磕不叫。酒樓則磕之叫之。何不移之於家。而磕之叫之。既無獨見之鄭恩。祇有共知之老母之爲愈也。此則祿哥所未知也。然其對答柔和。見識高卓。果總角之首稱。寒微之傑出者。所去有志。無論長幼。洵是之謂夫。

乾兒子引出一個乾丈夫。兒子可乾。丈夫則不可乾也。迨至抵家相見。論分言情。兒子雖云乾兒子。丈夫則爲真丈夫矣。

祿哥磕頭認父。豈真童幼無知。貪玩白銀。其志蓋謂嚼錢法耳。故扯衣則不論輸贏。止問錢之何以能顛轉。來見則告以下情。既受其贈。而復請其法。夫亦謂不磕不認。則神法不得傳。而在我無絕世之技。磕之認之。則得其法。可以資生養母。而終身用之不盡矣。且認父暫時之差。也養母無窮之利也。欲謀所就者之大。何措所屬者之小哉。此所以始終祇爲此法也已。

母親是女子。乾爹是男子。男女不便相見。祿哥何其若此。明白也。今之男子。且有以女人而復便相見男子也。亦不少矣。則鬚眉丈夫。其真十歲兒之不若矣。

一般顧不得鄭恩。却有兩樣情景。蓋一邊情動於中。已恨相見之晚。雖有外人。亦不知向來之意。此有激之所致也。一邊撫今追昔。似屬相關。况是盟弟之前。盡其繾綣。亦復何嫌。此盡義之天凡也。則鄭恩見之。烏得不怒之也乎。

飛龍傳

第三十六回

再計魚計賺天祿

三折銜義服韓通

詩曰

然香鬱金屋
春朝迎雨去
珠彈繁華子
酒酣白日暮

吹管鳳凰臺
秋夜隔河來
筌羈遊俠人
走馬人紅塵

右錄庾信孟浩然二律

話說鄭恩見趙匡胤韓素梅兩個殷勤款洽。違了男



女授受不親之言。一時不明委曲，便要各奔前程。把匡胤夷落了幾句，往外便走。匡胤慌忙赶上，一把扯住了。說道：三舅，你實未知其故，這就是愚兄時常對你說的。二嫂嫂韓素梅，疏遠了多時。今日偶然相遇，所以如此。鄭恩道：「就是大名府那個小娘兒。」二嫂子麼？怪不得見了。你這等親熱，原來是親丈夫。自然該的回轉身來。叫聲二嫂子。樂子見禮了。灣腰曲背的，作了一個半截揖。素梅連忙還禮。把那祿哥歡喜得迷花眼，笑說道：「金翻我造化到了昨日，我只認箇乾爹，不道今日竟認箇親爹到家了。」素梅唱聲畜生

今

胡請快與我看取茶來。祿哥答應一聲，往裏去了。素梅便請匡胤鄭恩坐下。匡胤問道：「你自來不曾生育，這個孩兒那裏來的？」素梅道：「這孩兒原是我姐姐所生，八歲上他娘亡了，無所歸依。妾又無人照應，因此把他過繼爲子。年紀雖小，倒也伶俐，更且極知孝順。稱我心懷。匡胤聽說顛了顛頭，說道：「委實好個伶俐的孩子，可惜不是吾的親骨肉。」鄭恩把嘴一哂道：「二哥，你說這話兒可不寒了那娃娃的心理。管他什麼青骨血白骨血，收這兒子，只當與你厭個子孫兒。要娶二嫂子，壓下個娃娃來，却不是催的翅膀麼？」韓素

梅聽了此話。揜着嘴格的一笑。引得匡胤也是大笑起來。不道這句話。倒被鄭恩說着後來南清宮的八大王。就是韓妃所生。因爲母親出身微賤。承襲不得天下。又因太后遺旨。命太祖萬歲之後。將大位傳與兄弟匡義繼立。免得幼冲嗣位。被人篡奪。一如五代的故事。此乃太后深微之慮。鄭重之心。若來后妃所不及也。後話莫提。再說匡胤等三人。正在閑談。祿哥途出茶來。與弟兄二人吃了。立在傍邊說道。父親。你如今比不得外人了。這裏房子雖小。却有三間。儘可住得。何不把行李搬來。與三叔一仝住在這裏。強以

在飯店中棲身。無人服侍。又要多費盤纏。匡胤大喜。正中心懷。說道。我兒。此言甚是有理。鄭恩道。二哥住在這裏。乃是二嫂子的丈夫。可也住得。樂子是個外人。怎麼與你仝住。匡胤道。三弟。你這話便是見外了。俺二人雖是異姓。勝比同胞。怎的分其彼此。快同祿兒去。算還店賬。把行李等項。一齊取了來。鄭恩不好違阻。只得與仝祿哥走出門去。不多一會。把行李兵器。馬匹俱各取回。把馬拴在槐陰樹下。行李兵器安在一間房內。匡胤取出兩塊銀子。與祿哥買了些雞魚肉酒。素梅在厨下收拾停當。把來擺在桌上。弟兄

兩個對坐飲酒。雖是草堂茅舍。倒也幽雅清閑。比不得飯店客房。諠譁嘈雜。正是

屋小乾坤大。

簷低日月高。

二人酬酢歡談。直至更深人靜。興盡壺乾。纔把殘餚徹去。又乘了一會兒涼。然後安寢。次日匡胤起來。叫聲祿兒。天氣炎熱。這馬餓不得水。你須捧往池上飲些。祿哥聽說。扯了馬。帶到別處池上。飲了水。捧馬回家路上。遇着了賣舊馬槽的。說了價錢。叫人擡到家。中。放在樹下。把馬拴好。匡胤便問。這是何處來的馬。槽祿哥道。孩兒在路上見了。買回來。便好喂料。不多

一時只見賣舊馬槽的來稱銀子。祿哥即時稱出了八分銀子。與了他。鄭恩說道。樂子的姪兒。姓甚。真正中用。連喂馬的槽兒。多想到哩。那賣馬槽的也插嘴道。你家這個學生。委實伶俐。會買東西。我這口馬槽。原是五錢銀子打的。這學生只一口。還我八分銀子。再也不肯加些。我只因譬如被柴殿下奪了去。做常官馬槽。分文沒有到手。所以折本的賣了。不然怎肯白送與他。匡胤聽了這柴字。連忙問道。夥計。那柴殿下。叫甚名字。生的怎樣相貌。你可知也。否賣槽的。道他出入坐着暖轎。跟隨人役。前呼後擁。嚴禁非常。來

往的人。只好遠遠站開。誰敢睜着眼珠兒。張他所以。並不知他相貌怎的。連及他的名字。也不敢提着一聲。誰肯捨這性命。輕送與他。客官也不要。在這裏惹禍。且添上些銀子來。好待我去。匡胤見他。是個老實人。遂摸出一塊銀子。添了他便去了。匡胤叫聲三弟。你聽見那人說麼。這個柴殿下。莫非就是柴大哥不成。但名字又沒打聽。相貌又不得見。我們往那裏去探聽纔好。鄭恩道。聽他說。這個姓柴的。想來就在此處。樂子却有一個主意。我們到了明日。只在街上去閑撞。遇着了坐暖轎的。就拿住他。掀開轎簾。照看。是

便是了。若不是。再作商量。匡胤道。你又來粗鹵了。這事須要慢慢打聽。方纔無礙。二人閑話之間。不覺日色西垂。天氣傍晚。韓素梅又收拾出酒餚菓品。二人用了。打點安寢。匡胤雖與素梅重逢。乃是正人君子。原與鄭恩同房共寢。當夜無話。次日祿哥打點行頭。原要往街上卜魚。匡胤道。祿兒。你住在家中。衣食不缺。也就罷了。何必再去做這道路。祿哥道。孩兒在家空閑無事。且出去胡亂贏些銀子回來。每日多買幾壺好酒。敬我三叔。也是好的。鄭恩聽說。滿心歡喜。說道。二哥。這孝順的姪兒。娃娃。樂子的造化。叫他耍耍。

罷。祿哥聽罷。心甚喜歡。出了門。往街上買了一尾活魚。用柳條穿了。提在手中。仍前吆喝。卜魚說也奇怪。遇着人來上的。這八個銅錢。丟將下去。就像其新關抽稅一般。只有贏。沒有輸。這錢乃是金口玉言說定的。要河就河。要字就字。監賭神祇管定。那有走移之理。當時祿哥贏了錢。提了魚。就往店舖裏。沽了美酒。奔回家來。備了菜蔬。就與匡胤。鄭恩。仝飲。鄭恩大喜。問道。姪兒。娃娃。今日贏了多少。祿哥滿面堆笑。答道。靠父親的恩。二叔的福。往常不過分數銀子。今日有了父親的喝錢神法。遇人來上。姪兒喝字就字。喝河

就河。無不響應。七八個人。十我一個。都被我贏了。共有五錢銀子。匡胤聽了。暗暗歡喜。自此一連三日。都是得來而回。把個鄭恩。吃得薰薰快樂。到了第四日。且等到晌午時候。不見祿哥回來。鄭恩叫聲二哥。這娃娃。這時還沒有回來。定是贏得多哩。樂子。今日的酒。星旺。停會兒。只怕沒有這量來裝哩。正在說話。聽得呀的一聲。推進門來。只見祿哥。掀胸露腹。撇嘴蓬頭。眼帶淚痕。沒精打彩的。走進門來。鄭恩問道。娃娃。你今日沒有贏麼。祿哥不應。鄭恩連問數聲。只是掩着眼。立着。並不答應。一聲急得。鄭恩心中焦燥。口裏罵

道你這駟毬入的娃娃。樂子問你怎麼聲也不應。做這模樣。輸贏勝負。世之常事。你便做了啞巴兒。也該應咱一聲。那祿哥總不答應。撲嗽嗽吊下淚來。匡胤見了這等光景。便問道。祿兒。你今日敢是吃了人虧。所以如此麼。若果有人欺負你。可說來我與你出氣。祿哥把嘴一擦。說道。父親雖然猜得不錯。只是這口氣有些難出。欺負我的。又是个都根子主子。好不得。鄭恩慌問道。姪兒娃娃。這個都根子主子是甚駟毬入的。你快快說來。樂子和他見个高下。祿哥道。說來也是徒然。這個欺我的。就是本處韓元帥的公子。

今日叫我丟魚。一連丟了五十多下。分毫銀子也不給。倒把我這尾魚搶去。這都根子。却有誰人敢去惱他。鄭恩聽了。氣得一腔心內烟生。兩太陽中火冒。用手指着外邊。高聲罵道。這駟毬入的。敢是吃了熊的心。豹的胆。來太歲頭上動土。那裏有十錢不給。反欺負樂子的姪兒。慢說他是狗元帥。就是京城裏的皇帝老子。樂子不怕半毫。也要與他拚着一遭。姪兒娃娃。快跟了樂子。尋到他家裏。與他算賬。匡胤道。且慢。祿兒。我且問你。這韓元帥。你可知他叫甚名字。祿哥道。他的名字。孩兒不曾曉得。只聽見人說叫什麼。

通臂猿。匡胤對鄭恩說道。三弟莫非就是韓通這厮不成。鄭恩道。這馮拯入的。怎能到得元帥地步。匡胤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他的本領。也不在你吾之下。或者夤緣做了此職。也未可定。但事情雖細。不得不與他計較。明日原叫祿兒去卜魚。你吾躲過一邊。且把他兒子誘引出來。俺們瞧他一瞧。是不是再作道理。商議已定。過了一宵。次日各各吃了早飯。鄭恩拿了棗棍。全了匡胤。一齊跟了祿哥。來到街坊。買了一尾鮮魚。未到帥府門前。只見那韓通的兒子。坐在道傍。一株楊樹之下。監着軍士。在那裏刷馬。

祿哥用手一指。說他就是鄭恩。把雌雄眼一看。叫聲二哥。這個不是韓通的兒子麼。待樂子打這馮拯入的幾棍兒。替姪兒娃娃出氣。匡胤道。三弟且莫性急。先叫祿兒前去卜魚。我且閃在一邊。你可上前與他算賬。他的老子自然出來。護短。那時我便上前來。也只打韓通強如打這小子。鄭恩道。二哥言之有理。便叫祿哥先去。那祿哥手提鮮魚。走至樹下。叫聲公子。今日和你再卜幾下。不要像昨日賴我。那韓天祿見了說道。你這小兒來得正好。昨日那魚不鮮。今日把這尾魚抵了賬罷。遂叫手下小厮。上前奪魚。祿哥那

裏肯放。叫一聲三叔快來。鄭恩聽叫。飛奔上前。大喊一聲。好狗子。怎麼叫這些驅毬入的。傷我姪子。娃娃掄起棗棍。排頭的就打。早打倒了三四人。都是腦漿直冒。那韓天祿見了。認得是野雞林放馬之人。叫聲不好。回步便走。鄭恩那裏肯捨。赶上前一把。抓住了衣領。撇了棗棍。提起拳頭。盡情痛打。韓天祿喊叫不止。那裏掙挫得脫。却早驚動了管轅門的官兒。遠遠見公子被人毒打。不敢停畱。慌忙報進帥府裏去。此時韓通正在堂上。傳齊軍馬。要往教場操演。聽了此報。心中大怒。發遣軍士。先下教場。自己扎束停當。帶

了手下兵丁。一齊出了轅門。撲到楊樹跟前。正見兒子被那黑漢毒打。心下十分暴怒。舉眼把黑漢一看。原來就是鄭恩。正是儻人相見。分外眼明。大喝一聲。黑賊怎敢行兇。我今日正要報讎。你來得正好。說罷。揮拳望鄭恩。便打。鄭恩未及還手。早被匡胤看見。急將鸞帶迎風一縷。變了神煞棍棒。飛身竄到跟前。喝聲韓通休得持強。俺來也。提起神煞棍棒。往肩窩上打來。韓通回頭一看。吃了一驚。說聲不好。連慌將身一閃。棍棒落空。舉步要走。匡胤怎肯容情。赶上前又是一掃脚棍。只聽撲的一聲。韓通跌倒在地。匡胤丟

飛龍全傳
開棍棒。伸手按住。舉起拳頭。照臉而打。鄭恩見匡胤把韓通打倒在地。叫道：「二哥，你莫使放他待樂子也來帮你。遂把手故意一鬆。把韓天祿放走了去。自己跑到跟前。脫下一隻鞋兒。望着韓通。沒頭沒臉亂打。韓通捱痛不過。哀聲叫道：「趙公子，求你容情。如今職掌元帥。此不得在大名府與野鷄林的故事。求你留些體面說話的。我且問你。韓通職專元戎。手下兵將甚多。難道元帥被人痛打。一個也不上前來救護的麼？看官有所未知。常言道：『當差的官面上看氣行船的。』看風勢使篷。若是韓通今日見了匡胤。破口大罵

唱。冷上前。這些軍士。自然要來幫助。各要見功。今見自家元帥。滿口哀求。只要留些體面。就知道他是韓通的上風了。況且匡胤打扮一如行伍中人。相貌非凡。又是東京口語。知他是甚來歷。打得好。只討个平安。打得不好。弄出大禍來。韓通不肯認賬。翻轉面皮。說奴才。誰叫你們動手。輕則捆打。重則砍頭。如何了得。況又勝負已定。縱使大膽上前。又恐投鼠忌器。既不能把行兇之人捉獲請功。反便自家元帥誤被傷了性命。所以能管不如能推。大家不敢上前動手。不說韓通受打。再說晉王柴榮。奉旨調養姑母。代理監

軍。這日府中無事，卽命應役人等，攆駕往元帥府探望。將至帥府，正值韓天祿得鬆逃脫，見了那邊王駕到來，迎上前去。那些打執事的人員，認得是韓公子，不好攔阻。韓天祿跪在轎前，口稱冤枉。柴榮聽得有，人叫冤，分付住轎。天祿口稱千歲，臣韓天祿，父親韓通，官居元帥。今日來了兩個遊棍，將臣父毒打，命在須臾。望千歲做主，剪除兇惡，救臣父微命。說罷，只顧磕頭。柴榮聽訴，不覺怒發，分付御林軍，速去把惡棍拿來。待孤家親審。御林軍不敢怠慢，拿了繩索，擁至跟前。將匡胤、鄭恩圍住。早見一個軍士，趕到鄭恩背

後，夾領衣抓住，往懷中一拖，指望按倒了。好綁縛不想，蜻蜓撼石柱，一般動也不動。鄭恩正在拿了鞋兒，把韓通打得高興，只覺得領頭兒緊緊的有人揪住，拗過頭來一看，見是一個人，抓住了他要綁。心中大怒，罵聲駭毬久的。誰敢來拿樂子。提起大拳，望御林軍只一拳，不端正，却好打在腦上。只聽那軍士啞的一聲，將身軀掙了倒來。有分叫金不愈堅，仇讎頓釋。正是。

莫把親疎分美惡。

只將恩怨決從違。

畢竟那個軍士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上回只說乾丈夫。此回便稱親丈夫矣。上回乾丈夫從乾兒子帶出。此回親丈夫從乾丈夫推來。蓋丈夫既已親矣。則嫂子寧有不親乎。嫂子而親矣。則何論其爲小娘兒。而不作吾之半截揖乎。

不將捧馬飲水。何由路次識得馬槽。不將馬槽賒買。何由賣槽人之來家。不將賣槽人之取銀。而論其價之貴賤。何由轎人當官而露一赫然柴殿下。循循善誘。都爲柴殿下作引。且其柴字雖露矣。而究之耳。不可得聞其名目。不可得見

其貌如神龍之見見其首而不見其尾。使人捉摸不定。疑似相參。故作吞吐曲爲揜露誠傳奇之妙品也。

由上回論之。則此回卽當遇韓通矣。而猶未也。偏將以賣馬槽露一柴殿下一段以間之。何也。蓋三打韓通實爲卜魚起見。似與相遇柴榮毫無關涉。然而相遇柴榮正在三打韓通之時。若不預爲埋伏。則下面相遇不幾疑其爲兀突乎。故旣露一柴殿下而疑似之。卽有爽利如鄭恩欲掀暖轎之簾而識其是否。便有匡胤緩言以

止之。且將兄弟相逢置之不論。再以十魚引子。釣逗韓通。然後下文便如破竹之勢。迎刃而解矣。孰謂稗官野史不當講究法紀。按置節次乎。父親的恩是得了。喝錢之法。所以贏得許多也。三叔的福是許了。吃酒之願。纔能贏得許多也。只兩句話頭。便分彼此。便寓重輕。祿哥直是可笑。人真是伶俐。

韓通本領。從匡胤口中說出自是。還他本色矣。蓋第二次打因子。以累父。實緣父心之不正。第三次打。因子以累父。乃由子行之有虧。此中原分彼此。不犯雷同。韓通被打。雖匡胤餘威之所致。實自己護短之由來也。今之為人父。而護短其子者。請自三思。三打韓通。自首至此。相間已有三十六回。而只在韓通口中道出。挽合關鎖。結構通靈。真是傳奇妙品。

飛龍傳

第三十七回

木鈴關盟友談心

監軍府元帥陪禮

詞曰

浮游寄跡似虛花。渺富厚。薄籠紗。軒冕槐莖。枕
點貴人家。記得初逢坡土下。曾幾日。歷金階。○
雁行携手已堪誇。漫多嗟。夕陽斜。聊把窮通得
笑等泥沙。願篤金蘭相培植。深臭味。勝榮華。

右調江神子

話說鄭恩正把韓通打得高興。忽見軍士把他抓住。



了要綁心頭火發。罵聲驅毬人的韓通的幫手麼。誰敢拿着樂子。話未說完。早把拳頭送過。照那御林軍的腦袋只一下。不覺打倒在地。噴漿流血。衆軍大喊道。不好了。這黑漢力大兇狠。打壞人了。遂一齊上前動手。鄭恩見衆人都來。也不懼怕。發開了兩個拳頭。往四下亂打。口裏罵道。驅毬人的。你們都上前來。叫你一个个都死。衆軍士見拿他不住。只得四面圍住。不敢近身。一齊亂嚷道。黑大漢。少要蠻強。我等奉的是王爺令旨。只因有人告你行兇。打壞了韓元帥。故此前來拿你。你今不伏拘喚。反把御林軍打傷。王爺

知道。只怕你的性命就難保了。鄭恩生成粗魯。只時賣香油的本事。一葫蘆半斤。兩葫蘆一斤。怎知國家的王法。官長的規模。開言罵道。甚麼的黃爺黑爺。叫那驅毬人的來。待樂子問他。這裏正在拍關。那邊匡胤又不來問。只道這些人是韓通手下的兵丁。見鄭恩打倒。倒也歡喜。及至聽得軍士說是王爺的御林軍。方纔暗自思忖。聞得禪州來了一位柴殿下。莫非就是他的軍校不成。况是人多勢衆。放了他罷。遂把手一鬆。韓通得空。扒起身來。往人叢裏一攢。飛跑的去了。鄭恩看見。便叫二哥哥。這韓通驅毬入的。跑了去

了。匡胤道：三弟罷了。他如今比不得前翻了。手下現
掌着十萬兵馬。還有將佐甚多。他的權重。俺們勢孤。
你又把他御林軍打壞。這禍不小。趁今人少。我們走
罷。若再遲延。韓通調了人馬來。我們寡不敵衆。設或
被他拿住。却不弱了走闖之名。鄭恩道：二哥說的有
理。二人正要舉步。却好柴榮的轎子已到。御林軍兩
邊排開。柴榮轎內看見是匡胤。心下巴自歡喜。卽忙
分付住轎。緩步出來。伸手扯住了匡胤。叫一聲：二弟。
因甚在此。粗魯匡胤回頭一看。見是柴榮。慌忙見禮。
滿面堆笑說道：小弟聞說禪州來了一位王子。不想

就是兄長。今日幸遇誠天遣也。望恕小弟不恭之罪。
那鄭恩見了柴榮。這般威赫。便大叫道：柴大哥久會
了。你只會推車販傘。怎麼倒做了王子呢。哈哈。樂子
快活裏。匡胤連忙止住道：三弟莫要多言。鄭恩道：二
哥柴大哥做了王子。樂子就是王弟了。怎不叫咱快
活。那柴榮想着前日之情。拋棄不顧。今日相見。雖然
怪在心頭。却又不好說出。分付左右。備馬過來。請賢
弟到愚兄衙內。叙談久濶之情。鄭恩見柴榮不理他。
便扯住了袍子說道：大哥你且慢去。韓通的小駝毬
入的。把樂子的一尾鮮魚。擡了去。大哥與咱討了來。

樂子要哈酒的柴榮一肚子沒好氣不便發洩出來又聽他說話一時未知其情只說道三弟原來還是這等要吃鮮魚愚兄的衙內怕道沒有說罷上轎先行。匡胤取了神煞棍棒復了鸞帶繫在腰中鄭恩取了酸棗棍各自上馬同了柴榮王駕而行那韓天祿滿望隨駕到來拿捉翻冤方纔了願誰知柴榮下轎執着手口口聲聲叫是二弟那裏還敢上前分辨抽身回去那些軍士只是暗暗念佛說勾了方纔若是動手這會見膀子上早套了索子了看那打倒的這名軍士橫卧在地到了此時那裏去講論只得顧

死活。拾起來往外就走。那韓通雖又吃這大虧。見仇人是柴王好友。明知白被他打。這讎斷難復的了。但不能復讐。兼且要去陪禮。但是驟然去認个不是。心中又覺不服。欲待不去。恐他倚仗王子勢頭。尋非論是。又覺難當。况手下兵將見了成何體面。躊躇半晌。無計可施。只得要去走一朝。忙退進帥府。洗了臉。換了冠帶。分付手下備馬伺候。往監軍府去。手下人答應了。整備不題。只有那祿哥躲在一邊。遠遠地看見柴榮相會光景。又備了馬。叫二人同去。不知其故。諒着決有好處。必無疎虞。回轉身跑往家中報信去。

了。當時兄弟三人到了府前進的門來。趙鄭二人下了馬。走上大堂。柴榮也下了轎。三人携手進了書房。重新叙禮。各各坐下。先是匡胤開言說道。兄長。小弟自從木鈴關分別以來。終日思兄。無由得見。前日在興隆庄。遇見了三弟。作伴奔馳。尋訪兄長。不想今日重逢。弟之願畢矣。未知兄長別後以來。怎能榮顯至此。誠爲可喜。柴榮道。二弟愚兄自盟拜以來。極承賢弟周恤。不意中道分途。天各一方。雖然三弟爲伴。無奈不聽愚言。自行粗魯。因此過關遺失了賢弟所贈之銀。至泌州下寓。不幸感患重病。危在須臾。幸該不

死。暫至輕安。指望身體好了。便要發貨收銀。訪尋賢弟。誰料三弟預將貨物發賣。飽供酒食之歡。花費罄盡。愚兄說了幾句。他就使性罵誓。不別而行。拋棄愚兄在飯店之中。所剩一身。難以調養。異鄉病客。舉目無親。閃得我無依無養。卧牀待斃。說到此處。不覺紛紛下淚。氣滿填胸。登時發暈。匡胤大驚。慌忙叫喚半晌。方醒。復又說道。我病得好苦。欲歸故里。手裏無錢。再欲經營。誰肯提拔。因而情極無聊。只得投奔姑丈。權且安身。承他相待。如親生無二。故能得至於今。只因漢主無道。欲害藩臣。激變了姑爹。兵至京都。逼去

幼主承襲爲君。因始母尙在禪州。旨命愚兄委署監軍。兼迎后駕。不期得遇二位賢翁。足遂平生之願矣。那柴榮告訴了這席說話。把個鄭恩坐立不安。望着匡胤道。二哥你是公道人。與樂子平這一平。那時樂子在前拽絆大哥在後推車。被那駙球入的。盜了銀子去。倒怪樂子不會照管。他病在店裏。樂子費了些須兒銀子。又道樂子吃盡了本錢。樂子若不吃。早已餓死了。怎能的活到今日。二哥你是公道的人。還是樂子差了甚麼。匡胤道。三弟。雖你用去錢財。無甚大過。但大哥是長。况又病在店中。你該勤心服侍。保養

安全。纔是爲弟之道。怎麼說了你幾句。你就拋他在店。自奔前程。你情理有虧。就算你不是了。鄭恩道。二哥說的果是樂子不是。也就罷了。但大哥有病。樂子去請醫生看他。又替他煎藥服侍。送水遞湯。這些事情。難道也是樂子不是麼。好的不說。竟把那不好的說起。樂子想着他的心裏。如今做了王子。我們患難朋友。都用不着了。二哥。你自在。此樂子便去了。說罷。怒氣冲冲往外就走。柴榮慌忙扯住道。三弟。你委實還是這等。愚兄今日喜得相逢。不過訴訴昔日之情。你便這般發怒。常言道。錢財如糞土。仁義值千金。難

道爲了這些小事。就要絕交不成。可記得黃土坡前原說有官同做。有馬同騎。誓言還在。那有半途改變之心。便是神明不佑。三弟不可造次。還當忍耐。鄭恩聽罷。方纔說道。既大哥如此。留着樂子便不去了。柴榮大喜。卽令設宴接風。兄弟三人。開懷歡飲。席間柴榮又說道。賢弟。目今愚兄叨居王爵。奉旨迎接國母。不期姑母抱病未痊。因此尙未進京。賢弟亦可在。此盤桓。候姑母病愈。一同朝京。愚兄當在駕前保舉賢弟才能。不愁不富貴也。匡胤稱謝。正說間。忽報韓元帥求見。鄭恩聽了。韓通來見。就說道。那駙韃人的來

尋着樂子麼。待樂子再去打他。說罷往外要走。柴榮道。賢弟。這使不得。韓通乃是封疆大臣。你身無職分。論禮打他不得。望賢弟看愚兄之面。有甚前情。但當消釋。切不可因他來陪禮服罪。再行粗魯。匡胤道。韓通這厮。昔日在大名府。橫行無狀。被小弟打了一遍。後來在平陽鎮。私抽王稅。欺壓人民。偶意相逢。又被小弟打了一遍。如今在此。既居顯職。不改初心。所以小弟方纔又打了他一遍。似這樣的人。打他亦不爲過。兄長反爲勸阻。却是何故。柴榮道。賢弟。你有所未知。韓通雖多過失。奈是開疆展土之臣。身冒鋒鏑。屢

建功勞。上所親愛。賢弟再若辱他。朝廷知道。豈不轉怪於愚兄。他今禮下於人。已是悔過。賢弟何必苛求過於責備耶。匡胤即時省悟道。卽大哥相勸。小弟自當曲從。正是。

豈曰多相辱。

惟恐他不服。

彼旣知過矣。

用是當和曉。

當下柴榮分付傳話官。請韓元帥進府相見。韓通見請卽往裏面來。行過大堂。進了二堂。相近書房。左右報知柴榮。柴榮卽忙離坐相迎。韓通見匡胤。鄭恩身也不動心。下敢怒而不敢言。望着柴榮深深一拱口。

稱千歲。臣韓通昏昧。不知趙公子。是千歲故交。一時失禮。故而到此請罪。望千歲鼎力。柴榮滿面堆笑道。元帥不必過謙。這趙鄭二位。是孤結義之友。爲人仁德。極有義氣。今日相見。都屬朋儕。日後同爲一殿之臣。彼此多有補益。雖曾屢有小忿。孤當解和。請過來見禮。韓通聽說。舉眼看時。只見鄭恩坐在上面。睜圓虎眼。緊皺神眉。還狠狠的嗔着。欲待不與他賠禮。倘鄭恩粗鹵起來。在柴榮面前不好認真。未免再失了體面。無可奈何。只得向前見了匡胤。打一拱說道。公子。我韓通一時無禮。冒犯虎威。望乞海涵寬宥。匡胤

見他以禮相待，卽忙離坐，還禮答道：「韓元帥，那已往之事不必再提，但願自今以後改過自新，我等決不相輕。」韓通道：「小將承教了。」遂又走至鄭恩面前，叫聲「鄭兄」，小弟方纔多有得罪，乞望寬容。鄭恩幼年不學，那曉禮文，兼之言語，又是不懂，只把那雌雄眼睜着，身也不欠，開言說道：「你今旣來陪罪，樂子便不打你了。」說罷，總不禮他。韓通羞得滿面通紅。柴榮見鄭恩言語粗俗，覺得沒趣，連忙在傍陪話，曲爲粉飾。韓通斜視鄭恩嘴臉不好，出言又硬，不敢久坐，卽忙告辭道：「千歲，今日是三六九的大撿，臣還要去操演人馬。」

不及久陪了。柴榮也知道他的意思，况有軍務重事，不好強留，卽時送出，正是：

酒逢知己千盃少。

話不投機半句多。

不說韓通辭去下操，且說柴榮走進書房，兄弟三人重新叙飲，彼此各訴心事，共話離情，久濶重逢，開懷暢飲，直飲到：

滴漏銅壺三鼓。

席前月影移西。

果然夜景清涼。

欣喜安寢抵足。

次日天明，三人起來梳洗已畢，用過早膳，柴榮道：「二位賢弟，今喜姑母病將痊可，愚兄卽欲回至禪州，賢

弟亦可同行。去見一見。明日進京。好在皇上駕前。保奏鄭恩道大哥。你的姑母。是樂子的什麼人。柴榮道賢弟。我與你既爲異姓骨肉。我的姑母。就是你的姑母了。鄭恩道。既大哥的姑母。就是樂子的姑母。這一去見了他。樂子也叫姑娘哩。柴榮道賢弟。只是你今到了禪州。見我姑母。還該歛迹。不要像我們兄弟相處。樂子長樂子短。有這許多粗俗。總宜小心。纔好。鄭恩道。咱不稱樂子。該稱什麼。柴榮道不必多說。只聽愚兄稱的什麼。賢弟照依相稱。是然無誤。鄭恩道是了。是了。樂子依你便了。當時計議已定。過了一宵。次

是
日柴榮分付執役人員。安排鑾駕執事。整備轎馬。弟兄三人。出了書房。上大堂來。鄭恩見了一乘大轎。兩匹駿馬。都在月臺下。卽叫道大哥。這大轎再弄一個與咱。柴榮道。敢是賢弟不喜乘馬。要坐轎麼。鄭恩道樂子那裏耐得性兒。坐這悶轎。只爲二嫂子要坐。故此要你再弄一個。柴榮道賢弟。你的二嫂。今在何處。匡胤見鄭恩說了出來。不好隱瞞。只得把在大名府充軍之時。相識的韓素梅。極是賢能。小弟因而交納。後因軍滿回家。分離兩載。今在木鈴關。重會同居。幾日的話。說了一遍。柴榮分付手下人。備了一乘小轎。

去接韓素梅先打發人到禪州整理住宅。然後兄弟三人乘轎坐馬。出了木鈴關往禪州而來。看看將到。只隔着一條太清河界。趕日色未下。進了禪州城。那手下人已端整了王朴的空寓。後面一所花園極其寬大。更是幽雅。柴榮下轎。送進了花園。叫聲賢弟。今日天已晚了。請自安便。愚兄不及相陪。明日當來邀請。匡胤道。兄長請便。把手一拱。柴榮上了轎。自進帥府而去。匡胤與鄭恩在廳上坐着。不一時韓素梅的轎子也到。祿哥也同了來。所有行李等件。都搬進了花園。赤兔馬拴在一間空房。喂料素梅與祿哥在後。

面住下。匡胤賞賜了轎役。打發出去。又有厨役使喚人等進來。參見都是柴榮撥付來伺候的。當時整備晚膳。大家用了。然後各自安寢。到了次日清晨。柴榮來至花園。弟兄見禮已畢。柴榮道。二位賢弟。趁此天早。當與愚兄進帥府參見姑母。二人應諾。一齊出了花園。轎馬並行。進了帥府。來見柴氏娘娘。有分。叫雖騰青雲未許得路。縱登金闕尚俟請纓。正是。

皇家未際風雲會。

帥府先盟龍虎羣。

畢竟見了柴娘娘。有甚說話。且聽下回分解。

柴榮一見便喜。正是兩下相思。一般心事。堪稱。

難兄難弟其愛慕之心。趙鄭在言語上見其衷曲。柴榮在無文字處。傳其友愛也。看書須看神情。神情不得。便無趣味。如三弟原來還是這等。此正曲繪其一肚子。沒好氣不好發洩之神情也。描情傳神之筆。往往如此。閱者其體之。

黑漢行兇。打壞了人。似必欲償命之口氣。不顧死活。抬了就走。乃趨奉掩飾之行爲。一件事。情兩般判斷。一人身分。兩樣看承。總要畫出一個勢字來。蓋勢可以操勝食之機。勢可以奪死生

之柄。極之驅神役鬼。亦出是也。嗟乎。革路藍縷。頒賜無分於蠻荆。碧戶朱門。顯赫獨陵於盟里。其勢焰之咄咄逼人。不亦大可畏哉。

天下惟至公道人爲能平事。亦惟有不公道人爲能平事。何也。人之有直無曲。有功無過。往往誣受其屈。洗之不自辨。之不明。則必望一至公道之人爲之平其情。斷其理。劈顛倒之虛詞。歸於清白。鳴無妄之真意。徹其隱微。使曲之不可視爲直。過之莫得指爲功。於是曲直之分。過功之辨。乃能彰明較著矣。此至公道人爲能平事。

也苟其有曲無直或功過相生當夫人前控訴
背後評論聞之者形色多慚聽之者坐立不穩
則必求一公道而仍不公道之人爲之哀多益
寡較短素長事之僞者粉飾焉而迹似類乎真
情之虛者彌縫焉而貌似隣乎實於是向之不
忠者自若人矯論之則儼然而爲忠矣向之不
孝者自若人誣定之則儼然而爲孝矣至於不
仁不信無禮無義莫不皆然此不公道人爲能
平事也鄭恩天性樸實本非虛僞但其泌州之
事不爲無過徑情直行粗陋甚矣而猶曰二哥

公道人與樂子平一平則竟以有仁有義之二
哥亦必粉飾彌縫不公道於孤身卧病之柴榮
獨公道於奪食寡情之樂子矣匡亂其然乎豈
其然乎乃至是非既判凜然大義之不容乖功
過斯昭確乎倫當之不可變然後自知已過直
認不辭夫亦返照之明有不可以自諱者夫然
好的不說只說不好的方是鄭恩之言也方是
天性樸實本非虛僞之鄭恩之言也則鄭恩之
爲鄭恩又孰得而議之

猝然將韓素梅說出似屬無味偏在鄭恩口中

要討轎子輕輕帶出便如無雜天衣令人莫可
窺測

冷冷點出太清河正爲後文水泛張本。

祿哥同來亦是要着故先於報信以挈之蓋不
報信則亦不必同來而前文十魚繼子何必多
事惟其有始必須有終所以畢竟還他歸着舊

飛龍傳

第三十八回

龍虎聚禪州結義。

風雲會山舍求賢。

詩曰

綠樹繁陰夏正長。

餅荷香徹送清涼。

蜓飛蝶舞關人思。

燕語蟬鳴動故鄉。

赤日誓盟神鬼質。

皇天眷顧意情良。

安閒且向山林樂。

願賦維繫詩一章。

話說柴榮自遇了趙匡胤鄭恩安慰了平日眷戀之
心把他二人接到禪州送入花園居住一心只要他



成名顯達輔佐王家。以踐昔日盟結之言。因而相約。二人先去朝見了國母。好待他駕前保舉。賜爵受封。這是柴榮待友之誠。不同庸流之處。當時兄弟三人。轎馬同進了帥府。到了大堂。各自下馬。出轎。柴榮先進去稟明了柴氏娘娘。然後把匡胤鄭恩引至後堂。立於簾外。弟兄二人朝上跪倒。口稱娘娘微臣趙匡胤鄭恩朝見。愿娘娘千歲。拜罷。俯首面立。原來鄭恩不知禮數。多是匡胤教他。所以也不失規儀。那柴娘娘在卧榻之上。往簾上細看見那匡胤人物非凡。生成貴人相貌。鄭恩虎背熊腰。甚是醜惡。一般的凜凜。

威風心中大喜。想這紅黑二人。真是兩條擎天之柱。架海之樑。若與姪兒爲友。甚是相稱。開言問道。賢姪。這鄭趙二人。果是你的朋友麼。柴榮答道。是臣兒生死之交。情同休戚。貧富相關的。柴娘娘道。這也難得。賢姪可請他外面款待。俟我病愈。一同朝京。我當駕前保舉。決不有負於汝等也。柴榮等三人謝恩退出。來至前殿。纔要排宴。只見把門軍官進來報道。今有東京來了三位官人。擅闖轅門。說是千歲爺的故交。現在外面相待。柴榮道。既是孤的朋友。可請來相見。門官往外說了相請。便領着進來。到了二門。柴榮留

心細看不是別人。却原來是張光遠。羅彥威後邊一人。却不認得。須臾三人到堂上來。柴榮慌忙迎接。彼此見禮已畢。各依次序而坐。茶罷。柴榮先問此位兄長是誰。當有匡胤答道。此是舍弟匡義。柴榮道。原來三弟的令弟。可喜可喜。今日蒙三位賢弟到此。愚兄不會遠接。多多得罪。光遠道。自從新君即位。間知兄長封了王。小弟等不勝欣幸。正要到府奉拜。不期大駕又出都城。細細打聽。方知兄長奉旨往禪州迎接國母。故此小弟等星夜前來拜候。張光遠正與柴榮說話。匡胤暗暗相招。把匡義叫過一邊。附耳問道。父

母在堂。俱各安否。嫂嫂在家可也。不失規儀。愚兄惹下滔天之禍。以致棄親遠遊。誠爲不孝。今日賢弟到來。莫非父母有些不安麼。匡義把手一搖。輕輕說道。兄長不必憂心。父母在家。俱各安泰。嫂嫂恪守貞節。婦道勤修。奈因母親思念長兄。淚不能乾。幸而新君御極。勅下普天大赦。諒兄長前罪已在不問。母親方始心安。以此叫小弟沿路訪尋。不想在此相遇。誠大幸也。匡胤聽說方纔歡喜。重複坐下。各自談心。正是

鶯聲報遠同芳信。

柳色遶歡似故人。

當下柴榮見這各家兄弟多是濟濟彬彬。心中大喜。

三
叫聲衆位賢弟。愚兄有一言相告。望衆位靜聽。衆弟
兄道。大哥有何金玉弟等願聞。柴榮道。吾等今當國
運鼎新。正是世際昌明之會。又遇衆位賢弟。人才棧
樸。都懷奇特之資。愚兄得附驥尾。此誠大幸。在衆位
賢弟。雖曾聯盟結義。但其間先後不同。彼此心情。尚
恐不能相孚。愚兄意欲重新叙義。拜告天地。做桃園
之心術。學廉藺之懿行。不問死生。共圖患難。方爲有
合於大義。不知衆位賢弟。意下何如。匡胤等一齊答
道。兄長所言。正合大義。弟等焉有不從。柴榮大喜。卽
命手下人。整備祭禮。擺設堂上。點起了香燭。祭祀虛

朗
空。命典禮官。明誦祭文。昭告天地弟兄等。各各下拜。
都說了海誓山盟。然後對面又行了禮。拜罷。定了次
序。乃是柴榮居長。匡胤第二。鄭恩第三。張光遠第四。
羅彥威第五。匡義第六。此正是龍虎禪州大結義也。
有詩爲証。

龍虎聯情結大盟

郊天祭地告神明

一心願學桃園義

畱待他年輔弼勤

拜盟已畢。帥府堂上擺下筵。席弟兄依次而坐。共飲
醇醪。說不盡山珍海味。寫不盡玉液羹漿。酒至數巡。
餚上幾品。匡胤離坐。擎盃叫聲。兄長小弟。有一事奉

稟願祈允納。只爲老母在家盼望心切。意欲暫別回家。探望一遭。卽當拱候台駕。不知仁兄可容否。柴榮道。令堂在家諒亦無恙。賢弟且免愁懷。等待數天。姑母病愈。便要起輿。那時弟兄同進京城。豈不爲美。匡胤見柴榮不允其辭。猶恐再言。却了高情。只得依從。仍復坐下飲酒。是日倩奉行令。各盡其歡。直至天晚。方纔散別。自此以後。柴榮在帥府住下。日侍姑娘。匡胤等衆兄弟。盡在花園內安住。每日一應食用等物。都是柴榮供給。一日衆弟兄用過了早飯。匡胤道。列位賢弟。俺們閑居在此。好生困倦。越今無事。何不往

郊外打獵一翻。一則散心遣興。把弓馬嫻習。二則得些野獸回來。也好下酒。衆位以爲何如。衆人一齊答應道。二哥說得有理。我們左右閒在這裏。大家同去走走甚好。匡胤分付答應人。備下了馬匹。有弓箭的。帶了弓箭。無弓箭的。只帶隨用器械。弟兄五人。各自上馬。帶領手下人等。出了禪州東門。往北而走。衆人打獵高興。因也忘了熱氣薰蒸。約走了二十多路。來到太清河下。稍的曠野去處。擺開圍場。各執兵器。等了多時。並不見獸迹。原來這目光似火。酒得草木皆焦。那些毛虫都怕熱。只揀陰處藏匿。過了這浪蕩

蕩地如何得有隻影。當時空空的等候。將有兩個時辰。再不見有野獸出來行動。衆人心下甚是快惱。欲往別處搜尋。以滿其欲。正要散圍。只聽得呼的一聲風响。見那邊跳出一個東西來。打從圍前跪過。但見

渾身如雪練

遍體粉相同

兩耳常舒後

單唇脂點紅

鬚鬚猶玉鬚

蹤跳似追風

潛身藏草內

縮首卧沙中

鄭恩先已看見。叫道：「二哥，這野毬人的莫不是兔兒麼？」衆人見了，都說道：「果然好一隻白兔，生得可愛。我

們快些拿住他，說罷弟兄五人一齊拍馬去追。不想那隻白兔甚是作怪。他見有人來追，把腰只一伸，連蹊帶蹤，竟望正北飛跑。將去匡胤等衆人，俱在後面如星飛電走的一般追趕。再也趕不上。看官這兔不是人間凡兔，乃是二十八宿內的房日神兔，只爲引誘匡胤去會一位安邦定國之臣，故此下來走這一遭。正是：

暗裏神明來挽合

人間君相際風雲

當下匡胤見追趕不上，心中大怒，喝叫一聲：「毛團，任你跑往那裏去。吾務要拿住方纔罷圍。」遂把馬用力

加上幾鞭這馬乃是宋金輝的赤兔龍駒頭上有角
腹王有鱗日行千里登山涉水如履平地一般當時
被匡胤打了幾鞭性劣起來蹤蹄飛跳。一時間將後
面的馬落下有數箭之遙匡胤見仍追不上一時性
起取出弓箭搭上弦對了兔只一箭射去正中白兔
後騰那兔只當不知帶了箭飛奔比前更跑得快了。
匡胤益怒道好毛團怎敢把我箭反拐了去。如飛的
起下來不覺的趕過了三十餘里眼見前面一座村
庄忽地裏又起一陣旋風那白兔竟望庄裏跑了進
去。匡胤見了將馬一夾也趕進了村庄舉眼往四下

裏一看那裏見有白兔只覺得花香撲鼻鳥語留人
又看那庄背山面水竹木成林果然是聚氣藏風之
脉韜靈毓秀之基。匡胤正在觀看耳邊忽聞操琴之
聲。按馬細聽聲在門內。但覺嫋嫋如縷戛然動聽正
是。

音調五音和六律。

韻分清濁與高低。

匡胤聽了一回暗自思想這彈琴的必定是個高人
隱士樂志山林。俺須會他一會。看他的品行何如。在
想間又聽得後面馬蹄聲响。回頭看時乃是衆人跟
尋而來。當時到了庄前。鄭恩便叫二哥這白兔兒你

子育全傳
拿了不曾快與樂子拿回去安排起來好與你下酒
衆人也得嚐嚐滋味兒。匡胤把手一搖衆人來至跟
前聽得裏面琴聲清朗也便都不言語。一齊竚馬而
聽。鄭恩不識琴聲。上前問道。二哥哥那個駟毬入的在
那裏彈弦子。匡胤道。你莫要胡猜這不是弦子是個
瑤琴。鄭恩道。什麼叫做瑤琴。樂子却不省得。匡胤道。
這瑤琴乃是昔年帝堯所製。內分宮商角徵羽。按清
濁定高低。隨那人心彈出聲響。比如賢弟生性粗魯。
彈起琴來。聲音中也就粗魯了。剛暴的人聲亦剛暴。
柔弱的人聲亦柔弱。又如心高志大之人。其聲便清。

揚動聽。愚兄聽他琴聲來得清响。知他氣宇不凡。定
是英賢之士。所以在此細聽滋味。正說間。只聽得裏
面住了琴聲。復在那裏作歌。歌道。

天下荒荒黎庶苦。

只因未出真命祖。

這幾年來亂復生。

江山又屬周家坐。

匡胤聽罷。叫道。列位賢弟。只聽他口氣不凡。豈不是
個高士麼。忽又聽得裏面鼓掌大笑。復又歌道。

十年聽下習孔孟。

磨穿鐵硯工夫純。

青燈伴我夜眠遲。

黃卷怡人廣學問。

章句吟哦集大成。

珠璣滿腹隱絲綸。

自知待價非干祿。

不見旌旄下聘徵。

匡胤聽他口氣越大。知其必非常人。欲要進去會他。一瞻丰采。便與眾兄弟說知。各自欣然下馬。輕叩庄門。那裏面的賢士。正在吟歌。自得之間。忽聽門外馬嘶。料是有人相探。及聞叩門聲响。便喚童兒出去。看是何人。童兒開了庄門。往外一看。見那眾人都是富貴粧扮。一个个英氣巖巖。即便向前問道。眾位從那裏來的。到此有何貴幹。匡胤道。童兒。俺們東京人。氏特來相訪賢士的。煩你通報。那童兒不敢怠慢。即忙跑到書房。報知其故。那賢士聽知貴客相訪。遂即整頓衣巾。出來迎接。果見庄門外五个人。都是將材打扮。氣槩不凡。後面還有許多人跟着。那匡胤預先雷心。見這賢士出來。將他一看。見他頭戴方巾。身穿儒服。面如冠玉。目若朗星。果是出類的高人。心下暗暗喝采。只見那賢士走出門來。將手一拱。說道。不知貴客降臨村野。愚生不能遠接。多多簡慢。請到草堂獻茶。匡胤道。特誠相訪。有擾尊齋。說罷。一齊進了庄門。都至書房中。各人叙禮坐下。匡胤細看書齋。寂靜茅屋。幽閑。真與那凡人俗士大不相同。怎見得隱居好處。有虞美人一闕以誌之。

處有虞美人一闕以誌之。

金爐名冊臨機處。正是幽人住。閑將操縵寫真材。使道有時丹鳳也飛來。○隔牕塵土憑他起。樂志耽書籍。偶然歌嘯作長吟。從此一齋趣味遍芳芬。

當下各人坐下。童子獻茶已畢。匡胤問道。先生貴姓芳名。望乞指示。那賢士欠身答道。小生姓趙名普。此間人氏。因見世情荒亂。不樂仕進。隱居村僻之間。耕讀自娛。乃蒙台駕枉顧。何幸如之。敢問眾位尊姓大名。仙鄉何處。匡胤道。在下姓趙。名匡胤。家住汴梁。乃指揮趙洪殷之子也。又將各人姓名一一說了。那趙

普聽罷。暗暗吃驚。細看匡胤。帝相堂堂。匡義君容隱隱。鄭恩等三人。都是威容非俗。英傑良材。訝然想起前情。暗道。苗光義先生真神仙也。他說今日午時有君臣五人到來相訪。道吾有宰相之分。吾尚未信。不想果應其言。分毫不差。這是萬民有福。天降真龍。濟世大約不過十數年間而已。原來趙普隱居在此。數日前却遇着苗光義。算他命相。說日後當為兩朝宰相。富貴非凡。因又說在今日午時。正當有真命天子降臨宅第。故此趙普撫琴自樂。不想都應驗了。當時匡胤開言說道。適來愚弟兄在外竊聽琴聲清妙。一

升龍全傳
定是先生抱道不售形容長嘯麼。趙普道村野狂愚一時失口。何足動公子之聽乎。匡胤道不然。先生抱濟世之材。歌中已見其大略。奈因當寧不知。致使賢能隱迹山林。不能顯用。禪州柴殿下。係是趙某生死之交。某當引薦。願先生不惜珠璣。出身拯世。趙普道雖承公子謬揚。但恐小生章句之徒。無實用之學。不能致君澤民。深有負於大德也。匡胤道。先生休得太謙。趙某瞻仰已久。况柴殿下求賢若渴。遍處搜羅。值此君正臣良之際。正先生立功利物之時也。望先生不棄。就此同行。趙普乃是左輔星下界。奉玉旨臨凡。

保助宋家兩朝天下。趙匡胤弟兄都是龍華會上之人。自然情投意合。一說便依。當時趙普見匡胤言詞誠懇。只得依允。但說道。今日天色已晚。暫屈各位貴體。在舍草榻一宵。明日同行便了。說罷。分付家童將各位馬匹安頓草料。又叫安排酒餚。就在書房中擺下。六人傳盃遞盞。論古談今。趙普口若懸河。隨問隨答。匡胤滿心歡喜。自恨相見之晚。趙普又把跟隨之人。都與了酒飯。叫他在庄上草房裏住宿。當下匡胤與趙普談論之間。只有鄭恩不懂義理。說道。二哥要呷酒。就呷酒。不呷就去睡了罷。有這許多咕咕。樂子。

那裏聽得要去睡哩。匡胤道：「既賢弟要睡，先生把這殘席收了罷。」弟兄就在書房安歇。一宵晚景，休題。次日起來，趙普即命排飯。用畢，又往書箱中取出一個柬帖，遞與匡胤道：「這是十數日前有位苗光義先生到舍與小生推命。臨行之時，畱下這個柬帖，叫送與公子的。」他說在東京等候。匡胤接來看時，見面上寫着一個封字，用手折開，上面寫着不多幾字道：「趙普有王佐之才，不可錯過。公子異日爲君，必當大用。致囑致囑。」匡胤看了，暗自埋怨：「這苗光義雖然陰陽有准，不該到處賣風，對人亂說。」倘被當今知道，如何了。」

得連忙揣入懷中。鄭恩見了，便問道：「二哥那口靈的苗先兒，給你這書子，叫你做甚？」匡胤道：「他說周主登基，頒了赦詔，叫我速速回家省覲。」鄭恩道：「樂子只猜是什麼的新文，原來是這個意見。」兀誰沒有曉得。要他送這書，說間童兒又送出香茗，各人取來用過，便要起身。趙普即時分付家小安頓已畢，只是沒有坐騎，却得鄭恩情愿步行，把這馬讓與趙普騎坐。大家一齊出門，各上雕鞍，帶了手下人等，離却村莊，接轡徐行，望禪州而來。到了帥府，各下征騎。匡胤先人見了柴榮，將打獵趕兎，遇見趙普事情，說知現今。

同在外面。似這等高人。兄長務必甄拔。必有可觀。柴榮聽罷。分付快請賢士相見。趙普即便至內。泰見柴榮。柴榮見他人物俊彥。心中亦喜。是日即拜爲王府參軍。只待進京朝見過了。方好薦其大用。那衆兄弟也都進來相見已了。當日無話。到了次日。柴榮在帥府堂上。大排筵席。請衆兄弟并趙普會飲。真的水陸俱陳。賓朋歡暢。天交正午。只見門官慌慌忙忙。跑上堂來。報稱禍事。不爭因這禍事。有分叫霹遭淹沒。定苦釀成夢寐之災。正是。

眼前赤子應遭劫。

民上儲君用隱憂。

畢竟報的什麼禍事。且看下回便見。

柴娘娘之問。非是疑問。乃深喜之詞。惟其深喜。故柴榮便以生死休戚之言以聳之。此正是要他成名顯達。踐盟實際之處也。

微桃園之心術。欲其實心輔佐也。學藺廉之遺行。欲其至死不變也。柴榮雖爲自己着數。頂下種子。然既拜盟。固當如是。若今日拜盟。明日塗盟。此等之人。豈可同日而語。

禪州結義。乃此書之大題目也。故前此張家庄之聚盟。黃土坡之結拜。俱略略以誌之。而惟此

禪州之舉。及全部之關鍵。逐回之起結也。故必
循物以陳之。修文以告之。鄭重其誓詞。排定序
次。是誠有撼動山岳之氣。槩震驚天地之形容。
蓋必如是。而後見其所事之不苟。抑亦見其綱
領之正大也。

訪趙普必由打獵以致之。必由打獵逐兔以致
之。蓋普非謀面之人。庄非經由之地。普雖賢。何
由涉其地而識其面乎。是必借打獵以遇兔。假
逐兔以見賢矣。且兔者吐也。欲其接引賢人。吐
經綸以濟世也。則夫有賢而不用。固國之蔽也。

若有賢而未著其名。烏有不緣物以致之耶。
山水表間。竹木成蹊。琴韻悠揚。歌聲宛轉。書籍
冊頁。名爐淨几。有此悅耳娛目。儼見隱居之趣。
不懂義理。便道咕咕。厭聽咕咕。便要安睡。蓋惟
一心要睡。所以厭其咕咕。而愈不懂其義理也。
此陽春白雪。所以和之者寡歟。

